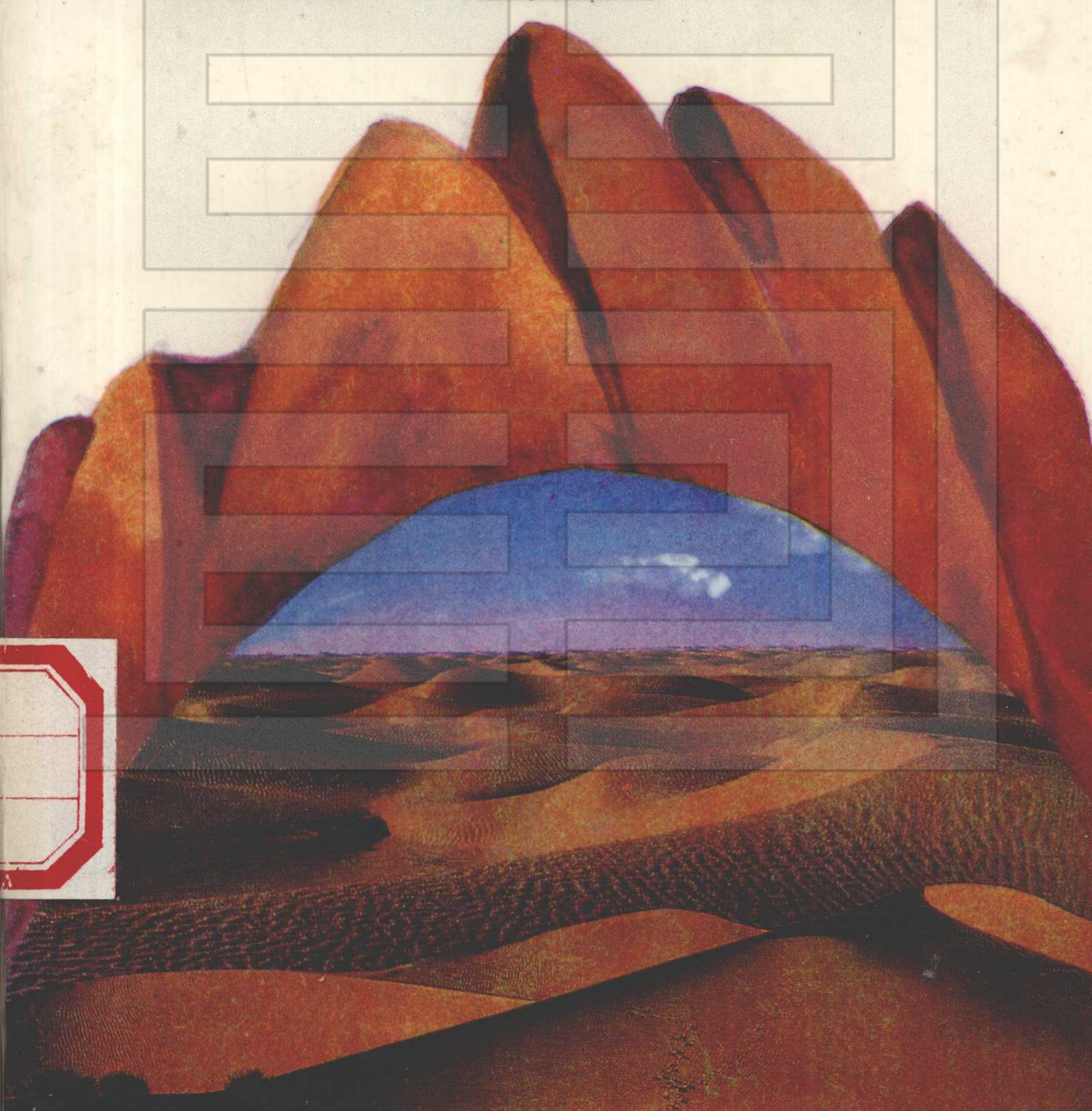


杨伯达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塞曲



出塞曲

主 编：杨伯达

副主编：田承基 贺维铭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 塞 曲

主 编 杨伯达

副主编 田承基 贺维铭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五家渠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11.875印张 5 插页 25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70

ISBN7—228—01231—3/I·321 定价: 3.80元

内 容 简 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于1949年8月从关中平原向陇南进军后，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将军高瞻远瞩，及时提出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参军，并对其战略意义作了具体论述。根据王震将军的指示，一兵团在兰州市和许多县城吸收了数千名青年学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并于1949年秋、冬进入新疆。与此同时，第二兵团也在兰州招收几百名大学生，这批人的大部分，与一兵团同时进疆。

《出塞曲》正是写这批知识分子40年来在不同岗位上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事迹以及他们成长的过程。全书分三辑收入41篇文章，内容广泛，丰富多采，史料珍贵，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所描写的故事多系作者本人的经历，因此，读来如身临其境，生动感人，扣人心弦。

本书对现在和将来继续来新疆参加四化建设的广大知识分子，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鼓舞。同时，又是党史、地方志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书。

远见卓识

(代序)

朱家胜

1949年8月11日，我第一兵团正从关中平原向陇南进军，途经甘谷境地时，司令员找我和二军教导团政委贺振新同志谈话。

在渭河岸边一棵大树下，王震同志和政治部副主任曾涤同志正等着我们。

“你们一个是兵团组织部长，一个是教导团政委，都是管理干部和培养干部的。我和曾副主任找你们两位来，主要研究一下部队西进时，如何大量招收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也是个干部问题嘛。”司令员带着浓重的浏阳口音，首先给我们点明这次谈话的主题。为了使我们了解大量招收知识分子的战略意义，他还以极其兴奋的情绪讲了当前全国的大好形势，当他讲到大西北的军事态势时说：西安解放以后，我西北野战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扶眉战役是个转折点。扶眉战役之后，长期盘踞西北的胡宗南和马步芳敌军屡战失败，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大西北的解放就在眼前了。还说：“为了适应大西北的解放，适应我军的建设，就必须

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部队中来，一方面充当部队的文化教员，以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和马列主义水平。更要有大量有文化，有政治水平的同志到地方上去，协助地方党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保证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车轮，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运转起来。如果我们派出的干部都是些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那怎么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呢。所以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参军，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一定要抓紧、抓好、抓狠。”

王司令员抬头望了望绮丽古老的渭河后，又说：“招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过去我们就很重视，在延安等地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中来，有的当了新闻记者，有的当了文化教员，有的到文工团演戏，部队都很欢迎。但因条件还不成熟，西安等地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自由地到解放区来，因此人数有限。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大量招收知识分子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在渭南、武功、天水不是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参军了吗！“现在，部队要继续西进，准备8月20日渡洮河，24日解放临夏，再解放青海。你们要留下来，在甘谷、漳县、武山、陇西、渭源、临洮等县招收知识青年参军，人数不限，越多越好，完成任务后再来与主力会合。我们一齐打到新疆去。”

曾涤同志也说：“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参军，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问题。王震同志是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的指示，就是兵团党委的指示，全兵团都要贯彻执行。”

司令员接着又说：“我已经给供给部和卫生部打了招呼，要他们立即成立一个财经学校，一个卫生学校，招收一

批学生来学习财会、护理业务。老朱，请你兼顾一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我说：“好。”

司令员既对大政方针性的东西看得准，抓得狠，对执行这些大政方针时的具体做法，也从不忽略，如招收知识分子的广告怎么写，用什么名义。除了广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招来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来到部队后的生活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安排。

“我要他们再给你50名民夫，专门给刚参军的知识分子做饭。”司令员转向曾副主任，“你再给他们找个好点的厨师，指导民夫把饭做好。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细人’，伙食要搞得细致一点。”

曾涤同志立即吩咐警卫员，将政治部的厨师黄凯同志调给我们。

继续前进的号声响过之后，王司令员和曾副主任骑上马，刚走几步，司令员又勒转马头，大声地告诉我，

“朱聋子（长征时大伙给我起的外号）！我给张参谋长讲了，要他再派两名骑兵通讯员，专门给你们跑腿送信件。”

司令员和曾副主任走开后，我与贺振新同志也出发了。路上，我们俩分了一下工：招生问题，主要由兵团政治部负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习问题，则由教导团负责。

革命是正义的事业。知识分子参军，当然也是正义的事业。只要是正义的事业，一经号召，就会有千军万马，跟着你冲锋陷阵。事实也正如此。我们的招生广告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只是给少数人打了招呼，消息就不径而走，各地知

识青年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一时在陇南大地上掀起了一个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一批批知识分子，就从各县、各乡镇自动地、热情洋溢地来到部队驻地报名参军。千条细流归大海。他们就象涓涓细流，奔向人民解放军这个博大的海洋。

当时从天水、甘谷、武山、漳县、渭源、岷县、会川、临潭、卓尼等县到陇西来集中的就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学生就有三四十人。在水参军地下党员、大学生王无逸同志，由于工作的需要，一参军就被王司令员派到岷县等地去做联络工作，后来又被派到新疆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和新疆省政府做联络工作。

距陇西70华里的漳县，北大学生杨伯达同志，在那里组织领导了一个以中小学教师和外地上学的大中学生为主的漳县人民解放工作队。我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政治部主任左齐动员他们参军。当时，那里的县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县委也没有，县里还有很多事要他们做，不能马上随部队行动。于是郭、王、左便写信给我，要我与陇西、定西地委联系，请他们尽快给漳县派来县长、县委书记，把他们的工作替换下来，很快到陇西报到。这封信是由该队联络员杨振铎同志专程到陇西交给我的。看信后我立即与贺振新同志商量，由他与陇西、定西地委联系，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当杨振铎同志带领漳县县长、县委书记回去时，我把他们来陇西的60人的菜金给了他，并要他转告杨伯达同志，一俟县人民政府、县委成立，立即率队来陇西报到。

当陇南、陇西各县的知识青年陆续来陇西报到的同时，我们又派出一个精悍的招生组到兰州去招生。这个招生组由

二军教导团宣教股长林风同志负责，成员有陈民、王君植、杨伯达和张洪夔等5人。他们到达兰州七里河时，兰州战役还在激烈进行。8月26日，我西北野战军和华北来的兄弟部队攻开了国民党西北的堡垒兰州，伪西北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也弃城而逃了，兰州解放了！当天下午，林风等人便和前线部队一起，进入倍遭国民党摧残的兰州市，征尘未洗，就立即贴出了第一兵团政治部招收知识分子的广告。没多久，兰园报到处，就被前来报名参军的知识分子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半夜来到门口排队报名的。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专的副教授、讲师、助教，还有不少兰州文化界、科技界、学术界、经济界的专家名流都来报名参军。西北野战军新疆问题研究所，也给送来一批专家参军，记得其中一位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经济的，毛泽民同志担任新疆财政厅长时，曾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哈密分行的行长。还有一位黄埔六分校的留校教官李忠柱同志，也来报名参军。但是，更多的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和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

临洮解放后，兵团又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傅志华同志担任校长，学员都是当地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是极为难得的人才。参军前担任过临洮工校校长的戚文波同志，曾三次留学日本，回国后立志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临洮解放后，他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到了，内心十分激动，于是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来到干校报名参军。

后来，我到兰州后，做了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渭南、武功等地参军的知识分子300多人，陇西等地参军的443人，临洮参军的将近2000人，兰州参军的2000人（包括二兵团招收的

300人，一兵团供给部财校720人，卫生部卫校552人），河西走廊参军的500人，西进途中各师、团自己招收的2000余人。如果把参加到六军和在陕北、青海等地以及新疆解放时参军的知识分子数目也加在一起，总共1万余人。这样多的知识分子参军，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陇西到兰州将近400华里，大批男女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徒步行军的考验。一路上，他们起早贪黑，团结互助，饿了，吃把炒面；渴了，喝口泉水；脚上打泡了，晚上点上灯自己悄悄挑掉。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嘀二话，一路上歌声不断，情绪一直都十分高涨。为了表扬行军中的积极分子，教导团在张掖举行了庆功大会，知识分子中有十几位立了功，授了奖，口头表扬的占全团知识分子的98%。北大毕业生戴西是个女同志，行军中她始终背着背包，不但自己从不掉队，还互助班内的小同志，表现突出，记了三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酒泉时，王司令员听了我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对这次招收知识分子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将来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栋梁之才，是我党我军的无价之宝，是我们永恒的财富。我们这次放手发动知识分子参军，是符合党和军队的根本利益的，可以说是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千秋大业。”

从1949年至今已经40年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大都成了自治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在地方和军队工作的地区和师以上干部就有近200多人。著名作家杜鹏程、作家周非、伊萍，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谷苞，著名音乐家王洛

宾、田歌，高级记者、《光明日报》编委汪波清，农学家、生产兵团副司令员文克孝，民族出版社总编辑朱英武，特级教师、中学校长王孝文，副译审、《玛纳斯》专家刘发俊，副编审、《阿凡提故事》的译者赵世杰，高级农艺师蔡康、邓彬，高级工程师郑乃瞻等等，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写本厚厚的书。

我深深敬佩王震司令员的远见卓识，我也由衷地感谢当年参军的所有知识分子同志。正是这批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知识分子起了骨干和桥梁作用，祖国边疆才变的如此美好。可以断言，现在和将来的四化建设中，他们还会和所有后来进疆的知识分子一起，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目 录

远见卓识（代序）.....朱家胜（1）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出塞前奏曲.....汪波清（1）

春潮.....傅志华（11）

西部在召唤.....朱培智（20）

无法抑止的激情.....陆云（27）

西进：1949.....刘文渊（33）

大学生队行军纪实.....黄效忠（39）

长城外，古道边.....戴玉波（57）

向着火光前进.....朱英武（64）

向导.....文克孝（72）

风雪天山路.....张志道（81）

一个大学生的感受.....邹金安（88）

戈壁奇观.....	丁 民 (93)
路漫漫兮.....	潘应贤 (97)
在一个小村庄里.....	高万岭 (103)
野云沟经历.....	王应林 (105)
铁门关的传说.....	夏俊河 (110)
阿虎布拉之夜.....	刘发俊 (113)
左公柳.....	杨伯达 (119)

• 驰骋在边疆大地上 •

征粮纪事.....	刘镇海 (127)
迪化 7 日.....	王无逸 (138)
初到伊犁.....	培 植 (154)
日记 周记 月记.....	田承基 (158)
被开垦的处女地.....	朱 光 (183)
进疆前后的杜鹏程.....	问 彬 (194)
拼将头颅载歌行.....	贺维铭 (196)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酸甜苦辣.....	刘明环 (211)
草湖开荒片断.....	线国正 (226)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周 非 (230)
最是难忘出阳关.....	谷 苞 (246)
瞬间40年.....	赵世杰 (252)
跋涉在四顾茫茫的瀚海.....	伊 萍 (267)
本色.....	未 名 (287)
春华秋实.....	洮 珠 (295)
激情：心血和才能统统抛洒在 塔里木大地上.....	耕 岩 (301)

痴情.....彭士煜（312）

• 巍巍天山不会忘记 •

祁连忠魂.....孙恪琴（331）

难忘的战友.....杨振铎（341）

桃李不言满园春.....丁言鸣（345）

琴声悠悠.....塞 鸿（351）

马背上的年华.....微 酩（356）

出塞前奏曲

——一个随军记者的报告

汪波清

1948年初夏，我作为新华社记者，由陕甘宁边区后方来到关中前线，随中外闻名的三五九旅采访。来前线之前，我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现在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兵，也把九旅（不久以后改番号为第五师）当作我的战地大学。更使人感到幸运的是，我和这支部队的指战员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随后又驰出祖国西部的嘉峪关，参加了出塞进疆的大进军。

将军，志在天山

在开始外线作战的1948年，我们部队一会儿进黄龙山，一会儿又下渭河以北的平原，转来转去没有出陕西的圈。1949年夏，我们部队奉命出秦入陇，活跃在解放整个大西北的舞台上。在跨越陇山的日子，徐国贤师长、李铨政委、吴鉴群主任、张峰参谋长以及全体指战员，怀着一种壮志必酬的心情，唱起了我们的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祖国的边疆。”我们知道，向祖国的

边疆，这是全军数百万将士的光荣使命，具体到我们这支部队下一步将开到哪里去，这个去向问题，当时大家是模糊的。我也听到一些营团指挥员的议论，有的说，部队眼下在甘肃南部，说不定我们要乘势下四川。有的说，再往西开一点就是青海，恐怕要驻防在那里了。没有听到有人说要去新疆，这可以理解，那时兄弟部队即将攻打兰州，兰州一解放，部队顺河西走廊进疆，是再方便不过了。反正都是自想自议，也没个准头，说说就是了。我是随军记者，当然是部队到哪我到哪，至于是下四川，入青海，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都乐意。

说归说，议归议，眼前歼灭敌人还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当时作为左翼兵团一部分的我们部队，从天水地区出发，于8月15日挺进到离洮河不远的会川城前。下午1时，骑兵侦察队报告，城里发现敌人。走在前面的十四团的指战员们，一扫连续行军的疲劳，高兴地喊了起来：“嗨，等着点俘虏吧！”一营和三营分路从城南城北实行包围，二营直插进城。当城里的敌兵当了俘虏，他们还问：“怎么回事？”有十几个敌兵觉得不对劲，掉头就跑，我三营八连的战士们穷追不舍，直追得那伙敌兵口吐白沫，最后一骨碌栽倒在地，束手就擒。这一仗打得真叫脆！我十四团一共用了一个钟头，活捉了敌甘肃保安旅旅长陈学浩，共俘虏敌官兵1500多名。他们是两天前才从陇西县逃来这里的，可是也没能逃出被歼的命运。

没想到，战斗结束没多一会，我们的老旅长、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就来到了会川，向我们祝捷。新华社一兵团分社负责人、原驻我们二军的老记者杜鹏程同志也来到这里。他招呼我：“走，看司令员去！”王震司令员正在一家

民房里听取师团指挥员的汇报，他见我们来了，高兴地和我们握手，还问起了我们对会川战斗的看法。司令员平时十分关心我们记者，我于是无拘无束地汇报了我采访到的战士们英勇歼敌的事迹。说到有趣的情节，司令员哈哈大笑，说：

“这个小记者说得满生动哟！”

就在会川这地方，我听到了司令员的一个消息。在整个大西北解放在即的形势下，一些同志和司令员谈起了胜利以后做什么的问题。司令员敞开胸怀说：我有一个请求，把那些俘虏来的师长旅长都交给我，我带他们到新疆，去开荒！他说得那样自然，看来司令员对这个问题是早有考虑过的。我作为新闻记者，捕捉到将军的心事，首先感到十分新鲜，同时对我们一路所唱的“向祖国的边疆”这句话，一下子有了一个具体的理解，那就是：向新疆！

此刻，我们部队还在甘肃的群山之中，如果王震将军的宏愿真能实现，那我们在向新疆的前进中，还不知要翻多少山，过多少水呢！

甘都的变奏

告别会川，在洮河边饮过战马以后，我们部队又像疾风卷地一般，翻过甘青交界空气稀薄的大力加山，插到青海省的循化城。循化城座落在乱石高耸的小积石山下，滔滔黄河从西部龙羊峡涌来，在循化城前奔过，又向刘家峡冲去。眼前的风光，真有一番“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气势。一个多月前，我们在黄河中游起步西征，今天我们又在这它的上游洗脚了！